朝花夕拾

名家 MING JIA

枕 头

◎杨广虎

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枕头层出不穷，而且千奇百怪，在博物馆和一些收藏家的手中就可见到。枕头说到底就是一种帮助睡眠的工具。原始时代，人们用石头或草捆等将头部垫高睡觉，大概是“因丘陵掘穴而处”时比较原始的枕头。枕头的发展史，从材质上讲有木枕、砖枕、玉枕、陶枕、棉枕、鹅绒枕、气枕、茶叶枕等，从形状上有方的、圆的、扁的、不规则的，到现在推出的所谓能够治病的药枕、磁疗枕、乳胶枕、音乐枕等，可以说是人类不断知道“享乐”的文明史。

我小时候的枕头有用荞麦皮填充的，也有用蚕屎填充的，据说可以清火，但我不喜欢蚕屎枕头，总觉得别扭。后来读了《本草纲目》才知道，“苦荞皮、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作枕头，至老明目。”枕头到底能起多少作用，恐怕只有自己知道。我生在黄土大地上，山沟沟放完羊，随处可歇，摆一个“大”字，头枕青山，脚蹬清河，抬眼看蓝天白云，闭眼昏然入睡。有时候，把上衣脱下，胡乱卷成一个枕头垫上就睡，或者“就地取材”，枕自己的一个胳膊上睡。记得儿时看完电影，靠在麦草垛上，头枕着清香的麦草，睡到半夜，被明亮的星光叫醒，“赶紧回家吧，孩子！”

我也曾用砖头当过枕头。初中暑假，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不要说用枕头，干上一天活，头一挨地，就呼呼大睡。过去睡热炕、睡硬床，现在睡软床、床垫，腰椎、颈椎病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过去枕老母亲的绣花枕，现在枕高档洁白的乳胶枕，还没到“有钱怕死没瞌睡”的年龄，却总失眠。可怜有些人，玩着手机，喊着脖子疼，吃着安眠药，还喊睡不着。每个人都希望“高枕无忧”，“高枕”真能“无忧”吗？每个人的高低、胖瘦，甚至脖子长短都不一样，适合自己的高度或许是最好。

枕头陪伴人一生，但对我来说，枕头是“小姐身子丫鬟命”，经常要忍受着油乎乎的头发。还有一些男人，在枕头里攒些私房钱，有朝一日，被老婆大人发现，没收不说，还落个把柄，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老鼠给猫攒”，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从“同床共枕”到“同床异梦”，枕头是多么冤枉！枕头还是那个枕头，睡得人心各一方，“落枕”只能在皮肉疼痛方面提示一下。《西厢记》里红娘抱着枕头送崔莺莺与张生，“鸳鸯枕，翡翠衾，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弓鞋凤头窄，云鬓坠金钗。”秦晋之交，和谐美满。老家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娘家要送“鸳鸯枕”，无限缠绵，枕边留香。由“枕头”发生的情爱故事，让人听了感慨万千。在枕边，有的人留下青丝，有的人落下白发。总之，梦中的事情，多半是美好的，很大程度帮助了自己。如果噩梦连连，恐怕自己没做啥好事。中国有句话叫“吹枕边风”。这“枕边风”实在厉害，看似柔情蜜意不露声色，比台风海啸还凶猛，离开了枕头，就后悔。“君子无戏言。”是不是正人君子不好说，最后的恶果，自己只能吞咽。

“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在秦岭终南山的二十年里，我每天都与山水相伴，但自己不才，一直要枕着真真实实的枕头睡，方可安宁。直到现在，对枕头的高度、材质、硬度等要求也高了，平躺无枕，虽说利于健康但根本睡不着，有了枕头，也是正睡，左侧、右侧睡，趴着睡，身体这台机器不断调试，方可睡着，枕头功不可没。

杨广虎：1974年生于陈仓，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党崇雅·明末清初三十年》，中短篇小说集《天子坡》《南山·风景》，诗歌集《天籁南山》，文学评论集《终南漫笔》等，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陕西文艺评论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肖像作者 陈亮）

春天的歌唱（四章）

◎闫瑾

春天照亮心头

活着真好，你要这样说，对吗，朋友？

因为春天，就在前方招摇！翻过日历，指点岁月，我们和往昔言欢，和春天干杯！

可是，朋友，我看到了你眼角的忧郁，阴雨，让日子蜷缩起手脚。你说彷徨，不知所措，已看不清春天的方向！

叹息、退避；等待、前进！

我听到了鼓角的回声，太阳铿锵起舞了，雾霾哗啦一下散尽了，朋友！

春天来了，她伸出希望的十指，是十盏亮闪闪的水晶灯，照亮你我被蒙蔽的心头！

走在一块土坡上

对土坡坡的渴望，恰如对乡村里的花香、水流和空气的眷念。

此时走在这块土坡上，仿佛踏在故乡的梦境里。梦回乡关，心中流淌起清风般怡人的乡情，温润着被城市里霓虹迷漫甚或风干的心田！

记忆星星点点，遍布沟沟坎坎、塄塄坡坡。那些无名的小花儿，或黄或紫，如轻掩在岁月尘埃中的火星儿，在念想的清风吹拂下，嗖嗖地蹿出炙人的火苗，烙活那挥之不去的少年时光！

走在这块难得的又仿佛久违了的土坡上，感到的是至情至性的温暖。春日的阳光如此绵软，迷人的金箔弥漫笑靥。乡情弥香，高地变幻，土坡溅起自由的飞花！

小花的春天

我在晨起的风中独行，樱花和海棠刚刚沐了新雨，满地的花红成泥。

“多好看的风衣啊！”谁在身后赞美我！她的声音带着微笑，让我感到清新、温暖。

被人欣赏是欣慰的，何况还是个陌生的女人，在这个清寒的早晨！我回望，她嘴角微翘，眼光明亮，皮肤有点黝黑。

“这年龄！唉！穿啥呀！”我感慨。

“总有合适的么，人哪，哪个阶段，都有她的美！”她淡然的样子。

“干啥去？”

“除草去！”

她穿着工装，拎着镢头和铲子。她是单位的环卫工人。她要剔除花园里的杂草，她让行道洁净，让花卉鲜亮！

我看见路边的无名小花，默默地，铺张着自己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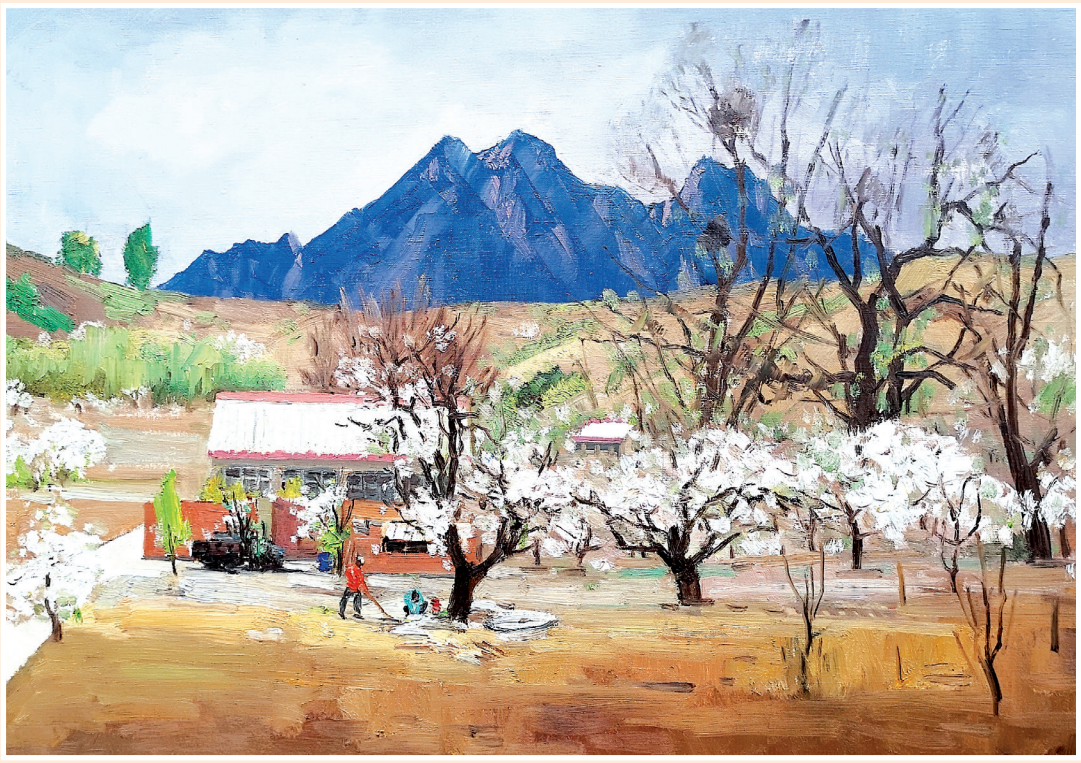
指甲花

指甲花的肃静和骨子里的美，让我想起朴实的母亲。母亲脸上罕见的笑。我恬淡的童年。

童年的指甲花是母亲种植的，母亲和父亲一起撒种培土，农家院的土堆就镶嵌了花边。给指甲花浇水施肥，做一个五彩的梦幻。童年雀跃起来。

指甲花开艳了，母亲把它种植在五个子女的手指甲上。稚嫩的手指开花了，母亲的脸颊也开出了花朵。收藏母亲的笑靥，仿佛收藏了温暖的小太阳。喜悦！

笑着的母亲是最美的。美得一如这指甲花的五彩、艳丽。



梨园人家（油画） 李长文 作

春燕呢喃舞翩跹

◎惠军明

又到春光烂漫时，遥望故乡，不禁低声默念：那些翩然飞舞的燕子该回来了吧！

自小生活在乡间，每年春天我都会与燕子相遇相逢。三四月间，天气转暖，乡村里就多了燕子的身影。或在碧蓝的天空中高低飞翔，或在电线上静静伫立，或在屋檐下衔泥做窝，或在房顶上叽叽喳喳……它们翩然起舞的身影，是春天交响曲中动人的乐章。

燕子是一种长相特别的鸟。玲珑的小面孔上，嵌着一对俊俏的小眼睛，一张尖尖的小嘴。它们头部、背部、翅膀都呈青黑色，腹部却是一团白色，色彩对比极为鲜明。它们两翅尖长，尾羽平展时呈叉状，好像张开嘴的剪刀。燕子往往成双成对结伴而来，翅膀扑棱棱地扇动着，绕着房前屋后飞翔。不像别的鸟，生来对人有极强的戒备心理，与人极其生疏。燕子则近距离接触人类，对人有莫名的亲切感和信赖感。它们喜欢与乡民比邻而居，将自己的巢穴建在房檐下，或是屋子角落里，乡民们与它们和谐共存。

燕子是一种候鸟，秋去春来，年年如此。老人们说燕子吃害虫，不仅是一种益鸟，而且格外恋旧重情义。它们今年在哪家生活，明年即使跋山涉水，还会千方百计飞到哪家来。每年春燕从南方归来，人们都欣喜地打量它们，辨认着它们的模样，如同迎接自己的亲人。

以前我家住的是大瓦房，每年屋檐下总会有一窝燕子，我见证了它们的成长。

最初来的是两只俊俏的燕子，它们时而呢喃低语，时而高声长鸣，时而在院落里嬉戏追逐。在温柔的春风里，它们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于是它们开始忙忙碌碌，开始衔泥做窝。勤劳的燕子不停地进进出出，翩然于春风细雨里，折返在阳光满地时。它们一遍遍口衔春泥和草茎，用唾液粘结，铺以细软杂草羽毛，终于筑成坚固灵巧的燕巢。宁静的春夜，忙碌的身影停下来，檐下梁间，不时荡漾一两句温声细语的呢喃。

不知何时，燕窝里有了唧唧的鸣叫声，几只雏燕破壳而出。这些幼小的生命一字排开，在燕窝里嗷嗷待哺。雌雄燕子为养育雏燕，马不停蹄出去觅食。当它们叼来小虫子，那几只雏燕全都张大嫩黄色的小嘴，急切鸣叫争取食物。面对自己的孩子，燕子常常不知如何抉择。雌雄燕子你来我往，尽职尽责，喂养孩子不遗余力。雏燕在父母精心照料下飞快地成长，毛色由灰褐色变为乌黑，最后与父母一般无二了。它们蹦跳着离开燕窝，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院落里到处留下它们的踪影。在雌雄燕子的严格要求下，雏燕开始学习飞翔，学习觅食。经过数天的勤学苦练，雏燕逐渐掌握了飞行技巧，时而俯冲，时而斜掠，时而展翅高飞，剪刀似的尾巴在天空闪闪发亮。

有时燕子会将燕窝建在我家瓦房内，家人也不会去打扰它们。白天燕子绕着屋梁翩翩起舞，晚上栖息在窝里安然入睡。清晨我们会被燕子的长鸣声唤醒，它们告诉我们想出去觅食。家人常常在睡眼惺忪中打开屋门，燕子便如同一道闪电掠出。由于家里有燕窝，厅堂里经常会出现一团灰白的鸟粪。奶奶妈妈除了做家务，又多了一项清理鸟粪的工作。有时淘气的雏燕不慎从燕窝跌落，我们会搬来梯子，小心翼翼将其送回。我家如此，村里的乡民亦是如此。大家有共识：燕子是益鸟，呵护它们，就是在呵护人们的幸福！

春去春又回，又到桃红柳绿时，那些黑亮的精灵找寻着曾经的记忆，又三三两两“飞入寻常百姓家”。春燕在春风里呢喃，在春光里自由快乐飞舞，季节和生命周而复始！

作家采风金河了解乡村振兴

本报讯 4月15日，市作家协会20余位作家诗人走进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陵辉村、玉池村开展文学采风活动，了解乡村特色旅游发展振兴乡村经济情况，为创作积累丰富素材。

活动当天春光明媚，采风团走进田园风光、置身花海绿地，在永利村和陵辉村百亩花海寻找创作灵感，走进带动村民脱贫的三十亩果蔬大棚了解先进的种植技术，于农耕文化园和浪漫风景区约会诗意美景，感受玉池知青小镇的知青文化。作家们感慨这些乡村旅游项目改变乡村环境，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其间作家们还为村上捐赠了各自的著作，诗人、书法家范宗科还献上自己的书法作品。

市作协主席李广汉在座谈会上表示，此次采风活动让作家们接地气、开眼界，金河镇美丽的生态风光和兴旺的经济发展为大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素材，接下来作家们将用心用情为山乡巨变抒写诗文。 （段序培）

《延河》推出“文学千阳”专辑

本报讯 省作协最新出版的《延河》下半月刊第4期特别推出“文学千阳”专辑，18人的20篇（首）诗文佳作精彩亮相，展示了我市千阳县的文学实力。

新世纪以来，千阳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全县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3000多篇（首），出版个人作品集60多部，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创作骨干，为讲好千阳故事积极写作。这次专辑里收录的既有名家冯积岐写的《塬上千阳》，也有实力作家李晓峰写的《千阳》、张永涛写的《醉卧黄里》、姚孝贤写的《绿色，在山间闪动》、杨惠强写的《千湖》、杨海军写的《望鲁台》、郑江泉写的《收割夏韵》、杨江海写的《我心目中的先贤燕伋》等，还有魏爱云、尚红丽、杨红芳、刘贵平、罗永侠、齐锐、赵文周、张燕萍、李慧奇、冯飞等写的作品。去年第4期《陕西诗歌》杂志曾推出“千阳诗歌”专辑。 本报记者 周勇军

用笔墨为千阳有机苹果代言

本报讯 4月18日，来自市国学研究会的30多位书画家、作家，来到千阳县张家塬镇乾亨有机苹果基地采风，用笔墨为千阳有机苹果代言，宣传宝鸡农业欣欣发展态势。

千阳是我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之一，这里的乾亨有机苹果基地，不仅是千阳县首家通过有机苹果认证的现代农业园区，也是我市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在种植面积千余亩的基地中，采风团成员被眼前的繁花盛景深深感染，王尊农、李栋成等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一幅幅“果味飘香”的作品为千阳有机苹果进行着推介。市国学研究会会长赵亚明表示，此次走进千阳有机苹果基地采风，正是要把创作之根扎在生活的沃土里，发挥文艺优势，宣传宝鸡农业产品，助力宝鸡经济发展。

（王卉 刘源）

小说《小胡桃的梦》付梓

本报讯 我市媒体工作者葯芯的首部长篇儿童文学小说《小胡桃的梦》，近日入选“陕西文艺创作百人计划书系”，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葯芯本名连冬梅，系宝鸡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著有中篇小说《一男半女》，其电影文学剧本《依依红柳情》和大型现代戏曲剧本《情暖杏花峪》曾获我市2014年、2018年剧本研讨三等奖。本书是一部关于童年、梦想和坚持的故事。主人公小胡桃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从小就有长大当一名舞蹈老师的梦想。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小胡桃不仅要应对爸爸的不理解，还要克服自己在遇到困境时的犹豫、彷徨和退缩，故事里弥漫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神秘感。作者用温情的笔触解读家庭教育，关注儿童成长，值得亲子共读。

（段序培）

散文诗集《遥远的歌谣》出版

本报讯 我省著名散文诗人晨耕的《遥远的歌谣》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晨耕散文诗选》《绿韵》之后的又一部散文诗精品合集。

晨耕原名严松柏，现供职于咸阳电信公司，曾在宝鸡工作过，系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获陕西省第八届职工自学成才奖等。该书分“永不消逝的电波”“遥远的歌谣”“乡愁的村庄”三辑共百章，叙写了作者对大自然绚丽风情的生命礼赞、黄土高原足迹的深情眷恋和故乡歌谣的赤子情怀，还有对三十多年来所从事的通信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热爱和坚守，字里行间流淌着泥土的芳香和乡情的美好，值得品读。

（段序培）

关天作家之窗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w@163.com